正誼堂全書

13
743
133

門 七 13
號 743
卷 133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南平余祖訓
侯官張文炅仝校
福清蔡其默
漳浦蔡世遠

明治三七年
一月廿日購求

史學

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閒

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矣　史遷云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也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

涑水司馬氏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禨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繁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

和靖尹氏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引盜跖是也若孔子雖顏子之夭只說不幸短命死則知盜跖乃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麤率　太史公書疏爽班固書密塞　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爲知所考信耶　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稿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

寵於王　或謂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
麤耳歷代世變卽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
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
賈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也　伯夷傳
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
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爲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　孔
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爲蜀志故甚略孔明
極是仔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
晉書皆爲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孟
嘉傳陶淵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此類甚多　史記功

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
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爲非
眞也如淮陰爲連敖典客漢史作漂客顏師古謂其漂
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
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爲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
淮陰何爲而亡哉此則史記所載爲是三代表是其疏
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爲堯舜俱出黃帝
是爲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於虞舜亦豈容受
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爲湯與王季同世由
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

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尉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
不甚謬戾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卻不必疑史家敘事
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
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記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
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爲
湣王通鑑以爲宣王史記卻是考他源流來通鑑只是
憑信孟子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卻信之不知其
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
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暘更低只主張做賊
底後來他自做卻敗溫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

往不載卻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
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卻於其下
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
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
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
無成溫公於此事卻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
顯不若劇孟耳想溫公平日叵耐劇孟不知溫公爲將
設遇此人奈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
氏大事記周赧後添繫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竝書
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　或謂溫公舊例年號皆

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爲法此類尚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　問溫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賢之意果如何爾　問溫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樸者爲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己才者能有所爲如溫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溫公之言多說得偏謂之不是則不可　問溫公言聰察彊毅之謂才聰明恐只是才不是德曰溫公之言便是有病堯舜皆曰聰明又曰欽明又曰文明豈可只謂之才如今人不聰明更將何者喚作德也　問溫公以正直中和爲德聰明彊毅爲才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爲德聰察便是智彊毅便是勇　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八人這須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說則如周公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更要德這箇合下說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可謂之才　通鑑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兩條更法首便有斬敵首降敵兩條賞

罰後面方有此兩句比類之法其實秦人上戰功故以此二條爲更法之首溫公卻節去之只從後兩句比類之法遂使讀之者不見來歷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卽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此類多矣

問溫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謂子房如此則是脅其父日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唐太宗從諫亦只是識利害非誠實高祖只是識事機明利害故見四人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必可以爲之矣叔孫通嫡庶之說如何動得他又謂高祖平生立大功業過人只是不殺人溫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異事見考異其後一處所在又卻載四人又不信劇孟事意謂劇孟何以爲輕重然又載周休其人極無行自請於吳去呼召得數萬人助吳如子房劇孟皆溫公好惡所在然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爲褒貶溫公此樣處議論極純因論章惇言溫公義理不透日溫公大處占得多章小點何足以知大處　胡致堂云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溫公遂急結末了故唐五代多繁亂　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

今在肚裏了　檃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講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著龜一皆驗宋莒公歷年通譜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溫公之有法也　或謂史贊唐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於功德兼隆則傷夫自古未之有日恐不然史臣正贊其功德之美無貶他意其意亦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學不明故言功德者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　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爲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爲歐公一輩人尋常亦不會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　子由古史舜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下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象殺舜蓋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

避丹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己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惟不避而强取之乃爲逆僞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則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又何恥焉蘇子蓋賢共和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

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悞矣　溫公通鑑以魏爲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某所作綱目以蜀爲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　綱目於無正統處竝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爲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范瞱卻書曹操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例　揚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卻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卻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彧爲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彧之情

矣　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年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太纖巧處如指出公孫弘張湯姦狡處皆說得蓋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僞云我亦知得有此意思不好

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堯運實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纂其職軼材博識爲史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獲麟止勒成一家世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棁天下之筆乎

字學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劒而後悟

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劄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己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眞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問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　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　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蔡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　問明道先生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愈愈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　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

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科舉之學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必只望延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卽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卽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龜山楊氏曰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若人行己

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爲不得已之計或是爲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侍求榮達此何義哉

朱子曰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卻易爲力舉業乃分外事到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卻況此志至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爲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己　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己些子事　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卻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卻全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卻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裹場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卻未必不得　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爲此所奪

但有父母在侑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
其實甚奪人志　舉業亦不害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
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纔以得失爲心理會文
字意思都別了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
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
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應舉亦不累也居
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自
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於科舉自
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
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如何也又有人
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
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
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　問許叔重太貪作科舉文
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
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橫胸中卻害道　或問科
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格式羅括自家道理都
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
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
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

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潛室陳氏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爲之念此則妄矣

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眞實學子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學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閒上半日理會學業亦何不可況學業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不出經傳講明得義理通透則識之文未有不自義理中出者若講明義理通透則識見高人行文條暢學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學業雖沒世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薛文清曰科目進身者有一第之後四書本經悉置而不觀則身心事業從可知矣　爲科目而著書者皆非爲己之學也聖賢專以爲己之學教人而猶有爲人者況以科舉爲人之學教人乎　習舉業者借經書之文以邀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用誠所謂侮聖人之言也

羅整庵曰科舉取士惟尚詞華不復考其實行其所得非無忠厚正直之士任重致遠之才然而頑鄙鄙薄蕩無繩檢者由之而進亦不少也誠使鄉舉里選之法行則人人皆務修飭居家有善行居鄉有令名則居官必有善政其於化民成俗豈不端有可望哉

論詩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閒言語

龜山楊氏曰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諫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誚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諷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汎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一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會用力學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

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麤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

其閒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　作詩閒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常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其眞味發溢又卻與尋常好吟者不同　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齊梁閒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嬾慢不收拾　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渾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雖險怪意思亦自有渾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喚客嘗酒夜靜臥聽兒讀書不費力好　白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這是和而淫至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這是淡而傷　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卻盡日倡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爲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　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奔去去聲做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

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

南軒張氏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詞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君子兮未敢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

西山眞氏曰古者雅頌陳於閒燕一南用之房中所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爲睦賢侯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祁招愔愔之語懍焉爲之弗寧

詩之感人也如此於後斯義寖亡凡日接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希

薛文清曰凡詩文出於眞情則工昔人所謂出於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詞武侯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靖節詩韓文公祭鱷子文歐陽公瀧岡阡表皆所謂出於肺腑者也故凡詩文皆以眞情爲主　許魯齋世間巧拙俱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此言宜念

胡敬齋曰今天下第一無用是老釋第二無用是俗儒所作詩對與時文如農工商賈皆有用處皆有益於世如

農之耕天下賴其養工之技天下賴其器用商賈末亦要他通貨財如老釋與俗儒在天下非但無用又害了人心昔見一俗儒作詩賀人壽過數日其人將去糊窗壁此儒喫惱吾曰也只好糊窗子更好作何用詩以理性情文以載道義又何咎焉乃不去身心性情上理會所以無用也

論文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　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翦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人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

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龜山楊氏曰凡作文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怛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　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荊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眞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眞是奇偉豈易及也　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卻細密他看得經書極仔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董仲舒讀書不如衡子細疏略甚多然其人純正開闊衡不及也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誦數卽今人讀書記徧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荀卿做得那文字不帖律處也多　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　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

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卻解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　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做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爲好文章詩亦然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恣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　嘗以伊川答方道輔書示學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　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一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

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
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
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
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
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
實以宏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
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
册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
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
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
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
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
亦莫之議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
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
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
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
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
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
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
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

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蓋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靡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敝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烜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潛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

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賓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閒被物欲激搏猶自一强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閒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卻只說有書

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棊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嶺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尙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理卻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們這般文字不入　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卻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爲文卻因學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倚道理做不爲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豔處多　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　南豐作筠州宜黃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　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　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

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詞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雪上此換字法也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卻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爲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　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入規矩不然蕩將去　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窒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衮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衮做將去

魯齋許氏曰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
彌近理而大亂眞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明著眼目
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
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如何果能終身爲樂乎果
能不墮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
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
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
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豔麗
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
人力挽之不能迴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
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愼乎

薛文清曰凡有條理明白者皆謂之文非特語言詞章之
謂也如天高地下其分截然而不易山峙川流其理秩
然而不紊此天地之文也日月星辰之照耀太虛雲物
之班布草木之花葉紋縷鳥獸之羽毛綵色金玉珠璣
之精粹此又萬物之文也以至三綱五常之道古今昭
然而不昧三千三百之禮小大燦然而有章此又人倫
日用之文也至於衣服器用之有等級次第果蔬魚肉
之有頓放行列此又萬事之文也推之天地之間凡有
條理明燦者無往而非文豈特見於文詞言語然後謂

之文哉　贈言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期人

羅整庵曰文貴實詩書之文無非實者易象象之辭特奇然皆實理無一字無著落故曰易奇而法

同閩文忠憂公福州開元寺周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陳桂林彌臣覆校
閩縣鄭　甸禹圻分校
閩縣梁賡韶舜卿分校

閩縣林中桂
福清翁葉峻　仝校
古田施松齡

侯官方　矩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程子四箴有序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一作之爲）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治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迕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禮則裕從欲惟一（一作爲）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朱子敬齋箴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矩彠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閒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

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
司戒敢告靈臺

張南軒主一箴

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愼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
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弗失驗厥操舍
乃知出入曷爲其極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
越思事靡他及涵泳於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係是積
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眞西山勿齋箴

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人之不仁曰爲
物役百骸蕩於聲目眩於色以言則肆以動則輕人欲放縱
天理晦冥於焉有道禮以爲準惟禮是由匪禮勿徇曰禮
伊何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勿之爲言如防止水
孰其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一字其機機牙既斡鈞石
必隨我乘我車駟馬交驟孰範其驅維轡在手是以君子
必正其心翼翼兢兢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將之令霆鎗
飈馳孰敢干命眾形役之統於心官外止勿流內守愈安
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莠盡苗長醨化
醴醇方寸盎然無物不春惟勿一言萬善自出念茲在茲
其永無斁

思誠齋箴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與人其本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心爲物誘性逐情移天理之眞其存幾希豈惟與天邈不相似形雖人斯實則物只皇皇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弗仁惟子思子深憫斯世指其本源祛俗之蔽學問辨行統之以思擇善固執惟日孜孜狂聖本同其忍自棄人十己千弗至弗已雲披霧卷太虛湛然塵埽鏡空清光自發日人與天既判復合渾然一眞諸妄弗作孟氏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賢其指益明大哉思乎作聖之本歸而求之實近非遠

夜氣箴

子盍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坯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乃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動俱閧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齊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閒斷而昏寘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以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

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瞭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砭常懍懍而瘝恫

陳茂卿夙興夜寐箴

雞鳴而寤思慮漸馳盍於其閒澹以整之或省舊愆或紬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既立矣昧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掇此心皎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乃啓方册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顏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則驗於爲明命赫然常目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思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動察勿二勿三讀書之餘閒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齊莊正齊振拔精明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惟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茲在茲日夕乾乾

薛文清謹言箴

誦謹言之訓習謹言之事將三十年夕悔其失寤寐惶汗而且或復然殆將漸流於放終不克謹以速尤召愆汝縱不自愛獨不念先人遺體之重降衷秉彝之全誓自今始語不妄發休厥中之靜專至此而猶飾虛詞尚循故態者

當指正於蒼天

慎行箴

思厥一身或動或靜曰可見者皆謂之行行有天則至明至正云胡小子操履靡定語默或流於輕妄應接復牽於多病是以德業不至於崇廣馳騖將迷於蹊徑其自今始加夕惕以乾乾欽聖謨而非禮勿動

懲忿箴

在損著象懲忿有教樊遲辨惑孔亦以告蓋觸物易動惟是爲先苟勃然而妄發必焚如以自煎德既有乖生亦受賊速禍召尤變故匪測我思我必本自湛如云胡震撼鼎克窒虛制之有法必懲必戒懲摧其暴戒思其害惟暴若苗惟忿若根根除苗翦事我天君天君既安百職從令怒或當然因感而應應已而休無迎將留雖曰頤樂亦以是求

改過箴

繼善成性天然之中安行者聖纖失曷從降自眾人人有舛駁自忘及身靡過不作所貴士賢希聖希天希之之要改過爲先如思之邪如事之失既炳其然必去必亟過去善復日進可期尤謹再作迷復斯迷藐予小子仰賴先業氣質愚庸過兼隱白亦云有覺厥治不剛頻復厲矣徒發

振惶恐遂頽然將不省憶天畀謂何而乃自棄因是發憤自訟以箴風雷宜法大壯宜欽日悔日改期無則止希之之功勿替終始

存理箴

惟天生人惟人有理理謂之何物則是矣圓外竅中五性渾全感而遂通四端秩然貌色手足口鼻耳目以及衆體至微之物直溫重恭乂肅明聰或動或靜咸有厥中身之所接萬事五品其理昭如各有程準凡此衆善悉備吾身放之則失操之斯存存之要明誠有敎明炳其眞誠踐其道惟此二者功不可偏循之勿失士賢聖天

持敬箴

一刻之謹心在理存一刻之怠心放理昏是知敬之一字乃直內之樞機養性之本根昔在伊洛道繼孔學開示羣迷敬爲要約其曰主一無適者欲人必專其念而不雜於多歧其曰整齊嚴肅者欲人必極其莊而不失於怠墮斯實內外交養之法持循之久自不容私其及門之士有曰惺惺法者蓋必有事焉而提撕於頃刻有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蓋中虛無物而必極其靜一偉哉晦翁統承二程小大之學一以爲宗慨彼前修年代云往豈無瑤琴寶匣絕響在末小子氣質愚愚頑七情內蠹百妄外干雖曰爲

學徒侈華博究厥本眞久矣戕斲一日大覺前爲可羞蓋昧往訓放心靡收念彼寸膠黃流可碧顚末既陳期守勿失

慎微箴

眇忽之閒其動日幾究其所極千里斯違是以作易君子觀贏豕而著象因地雷而謹微言發乎口雖捫舌其應及行達乎遠知駟馬之難追惟兢兢焉日嚴乎斯語庶遠悔尤而天理靡虧

大理箴

惟左執法廷尉象焉稽古之職士師庭堅實曰大理歷茲有年其名不一其事則然蓋天之公陽開陰闔立法憲天仁柔義過不幸典彝或過或惡天討以施低昂斟酌乃有準臬職斯常刑讞厥當否則歸廷平廷平攸執時惟鑑衡鑑灼隱伏衡持重輕持照兩得克允克明罰當民服氣協休徵明刑弼教聖所欽恤死者弗生絕者弗屬而居而官宜何警肅勿徇貨利勿任憎欲勿偏縱釋勿好刻酷有一於茲靡平靡燭敦紀瘝官齎痛飲毒譬火銷膏辜亦已速邈哉千載乃有良臣釋之定國持公體仁曰民不冤曰無冤民功光簡冊慶及子孫高山宜仰景行宜遵小子逃識敬勖我人

程子顏樂亭銘

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爲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汙以榛井湮而圮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發帑出金卷治以闢井深而深清泉澤物隹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樂百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張子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於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楊龜山書銘

含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

呂藍田克己銘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

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客驕作我蠢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於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室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妄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朱子敬恕齋銘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斂焉厥躬於牆於羹仲尼子弓內順於家外同於鄰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爲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學古齋銘

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煥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緜不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伊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則

銘之以警厥初

求放心齋銘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慎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尊德性齋銘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曰仁惟義惟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浮視傾聽情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眾惡之委我其

監此祇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靈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志道齋銘

曰趨而挹者孰履而持曰饑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齋銘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齋銘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

已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齋銘

禮云樂云射御書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崇德齋銘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汙濁兮

廣業齋銘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齋銘

勝己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齋銘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蒙齋銘

物盈兩間有萬其數天理流行無一不具維象之顯理寓乎中反而求之皆切吾躬觀天之行其敢遑息察地之勢亦厚於德天人一體物我一源驗之義經厥旨昭然卦之有蒙內險外止止莫如山險莫如水曷不曰水而謂之泉瀹觀之初厥流涓涓其生之微若永易達其行之果則不可遏有崇茲山潤澤所鍾維靜而正出乃不窮始焉一勺終則萬里問奚以然有本如是是以君子法取於斯維義

所在必勇於爲維行有本緊德焉出是滋是培其本乃立
靜而養源澹然一心動而敏行萬善畢陳厚化川流初豈
二致溥博淵泉其用弗匱於惟簡肅宜有此孫揭名齋扉
目擊道存養正於蒙奚必童穉終身由之作聖之地

敬義齋銘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爲道有常內而立心曰直
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惟義則方
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一懍然自持神明在側曰義
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汨其眞靜而存養中則有主
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一心之方至哉義乎萬事
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貳表裏洞然上達天德貴有哲王
師保是詢丹書有訓西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
一消禍福斯在怠心之萌闖焉沈昏欲心之臧蕩乎狂奔
惟此二端敗德之賊必壯乃猶如敵斯克怠欲既泯敬義
斯存直方以大協德於坤一念小差眡此齋扁嚴師在前
永詔無倦

張南軒克齋銘

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之萌物欲
斯誘日削月朘噫鮮能久越其云爲匪我之自營營四馳
擾擾萬事聖有謨訓克治是宜其克伊何本乎致知其致

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昏以思良知固有匪緣事物
卓然獨見我心皦日物格知至萬理可窮請事克治日新
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
我聽勿蔽勿流我言我動是出是由涵濡游泳不競不綵
允蹈彝則靡息厥修逮夫既克曰人而天悠久無疆匪然
而然爲仁之功於斯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於穆聖學
具有始終循循不舍與天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治仁遠
乎哉勉旃吾子

敬齋銘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統乎
心君一頹其綱泯焉棼自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持其身
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
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
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用力之久其惟
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
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於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
斯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遏於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
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
敬止成已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
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同志

敦復齋銘

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心六爻之義各隨所乘其在於五孰復是明其敦如何篤志允蹈順係其中而以自考我觀爻義厥有戒辭君子體之敬戒是資人欲易萌天理難存毫釐之間消長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祗於夙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俟乎外敢曰無悔庶幾寡悔

恕齋銘

刑成不變君子盡心明動麗止象著義經所存曷先其恕之云自盡於己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則弗敢成見雖云獨亦靡敢輕幽隱之枉是達是由毫釐之疑是析是明俾爾寡弱無有或困於爾強愿靡誠靡遁及得其情又以勿喜古人於此恕有餘地我名於齋意實在茲嗟嗟來者尚克念之

主一齋銘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歧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濟以整儼若思主於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辭文清悅心齋銘

人孰無心心孰無悅悅匪其正爲心蟊賊大哉孟氏儒林之綱悅心著訓式炳以彰其悅伊何曰理曰義理則在物義則制事二者匪人實降自天得之而悅天乃斯全卓卓沈君齋居云作扁曰悅心惟孟之學豈無肥旨祇飽以酣弗專弗從道腴是耽齋既作止銘亦書止曰居月諸勿替終始

勿欺齋銘

動而未形此心之幾幾有善惡人莫吾知吾既知矣其將何爲賢看明訓而曰勿欺蓋欺之爲義不專所持雖曰好善若有所疑雖曰去惡若有所縻謂之勿者庸以禁止於斯故知善可好如嗜甘肥知惡可去如厭糟醨果專專於是道復念念而無違則耿耿之善端可以擴之於天地之涯矣哉張君令德是頤勿欺名齋顧以自規庶幾匪懈賢可士希

惜陰齋銘

大化茫茫斯物斯億人爲物靈所貴者德德原於天心會其極其體密微其用周悉云胡氣拘所得者失顧茲百年會不瞬息弗亟循之將遂迷溺所以往哲矍矍是惜惜之惟何明誠致力明則道通誠則道立從事二者遑遑汲汲朝復一朝日復一日靡閒毫髮靡懈頃刻於茲卷舒於茲

語默憶彼前修瞻望靡及有卓君子希慕軌則爰作齋居
爰圖進益古訓是式由學而仕勤勵夕惕豈曰
道悠由近可卽豈曰山高由下可陟敢贊一言以勖無斁

恆齋銘

有海之瀕有岱之麓挺生儀公質負魁篤公始知學日夕
孳孳顧此彝德思厥係持乃博其方乃要其統雷風法羲
有恆師孔恆者伊何悠久常然立心行己篤此一言遂揭
齋楣出入是覩若鑒神明若臨師父爰自筮仕屢擢屢陞
官有內外齋無二名夷考厥迹昭哉歷歷持鐸教尊剖符
民轄溥彼甸宣江漢是式允於出納喉舌是職晚亞南宮
朝推耆碩啓沃經筵忠忱彌積載承恩詔縣車故鄉乘化
消息孰不榮光緊公之賢惟恆之幹夷險一德終始靡倦
公雖遊矣名永長存風流奕世子子孫孫孝思維則安則
安倣匪曰高山恆齋是仰

存誠齋銘

惟天地萬物實理爲之樞機本厥一源諒無不齊自稟賦
之雜揉紛虛僞之交馳爰有元聖乃曰無爲斯太極之全
體兼動靜而靡違降聖而賢必由係持視聽言動敬以主
之羣邪退伏誠斯不虧溫溫李生往哲是希爰居爰處左
箴右規弦韋是服絲桐是揮沈酣古訓詠歌古詩斯須動

作靡敢怠隳察慾止水如防如隄庶邪妄之可閑冀存誠之在茲美厥志之名齋述法言以勵之

胡敬齋進學齋銘

凡學之道立志爲先其志伊何曰聖曰賢聖賢之學在於爲己擴而充之無所不至彼爲人者喪厥良心惟名是務惟利是徇學問之功循序漸進行遠升高自卑自近存誠主敬立我根基匪敬匪誠外物昏之其誠伊何盡厥眞實其敬伊何容莊心一誠敬既立本心自存虛靈不測是曰天君卽事卽物務窮其理埋無不窮其知乃至理雖在事實備吾身力行既久全體皆仁學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此其畢矣爲此銘戒告我良朋毋暴毋棄毋忽毋輕

衣冠銘

儒衣與儒冠儒言與儒行四者皆眞全表裏斯相稱瞻視欲其尊顏色欲其整心肅容必莊外嚴中自正內外交相養其德自然盛非僻既無干神舍常虛靜聖人制作功皆以體吾敬文質貴得中勿使偏相勝作此衣冠銘爲我中心警

書橋銘

聖賢遺訓萬世法程讀之貴熟思之貴精體之貴切行之貴誠未獎勿已永鑒斯銘

同安侯官縣合刻
正誼堂藏板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桂林弼臣覆校
侯官陳　鏞幼吉分校
侯官何壽康淑齋分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輯　受業　南平余祖訓　仝校
閩清辭士璣
閩清鄭　郊
閩縣陳　仁

增損呂氏鄉約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眾推有齒德者一人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都副正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於一籍過失可規者書於一籍直月

掌之月終則以告於約正而授於其次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游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鬬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守職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童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

有作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於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

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鬬訟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鬬謂鬬毆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事干負累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二曰行止踰違踰違禮法衆惡皆是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特強凌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四曰言不忠信或爲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煽惑衆聽者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爲有以小爲大面是背非或作嘲咏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

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　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掊克者　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　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交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之游處則爲交非其人若無行眾所不齒者而己朝夕與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不修事業及家門不治門庭不止務閒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踘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潔謂進退太疏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者三曰動作無儀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　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日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爲多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眾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於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籍以俟其爭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　曰尊者謂長於己二十歲以上在父行者　曰長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長於己二十歲以上在兄行者　曰敵者謂年長稍長少者謂稍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　曰幼者謂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

造請拜揖凡三條　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
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爲禮見皆具門狀用幞頭襴衫腰帶靴笏無官具
名紙用幞頭襴衫腰帶繫鞊惟四孟通用帽子皁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
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　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爲
燕見深衣涼衫皆可尊者受謁不報　歲首冬至具己名牓子令子弟
長令免郎去之
報之如其服　長者歲首冬至具牓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
以己名牓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
門狀名紙同上　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下
惟此服帽子　凡尊者長者門外
惟所服深衣涼衫道服亦然　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
可也敵者燕見
下馬候於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
有他客否有他幹否無辭妨乃

命展刺有妨則少俟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
或且退後皆倣此
至廡閒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
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爲一列幼
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堅請納拜
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
退主人命之坐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
致謝訖揖而坐　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
侯者皆告退可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
也後皆倣此　則主人送於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
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
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於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
者先拜旅　少者
見則特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
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　送於門外　凡少者

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於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　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迴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若己徒行而尊長乘馬則迴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者倣此　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已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必下可也

請召迎送凡四條　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　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　曰凡聚會皆鄉人則亦以齒非士類則不拘若有親則必敘若有他客有尊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坐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若特請召或迎勞出入儀皆以專召者為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　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寘大杯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

向主人取杯親洗上客辭主人眞杯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杯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杯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眾賓如前儀惟獻酒不拜若眾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若婚會姻家為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　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

慶弔贈遺凡四條　凡同約者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預薦登科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日不賀然禮亦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資客之費而已）　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火之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　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眾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為之借助器用及為營幹凡弔禮聞初喪（聞喪未易服同）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此弔尊者則為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且助其凡百經營不識喪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幞頭素襴衫素帶（皆以生白紗絹

爲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易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賻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及葬又相率致賻候發引則素服而送之賙如賻禮或以酒食犒其役夫及爲之幹事　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　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　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惟至親篤友爲然　過期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爲之期日當紓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於約正而告之且書於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　二曰盜賊近同力共捕有力者爲告之官　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訪醫藥貧司其家貧則爲之助出募賞之　四曰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則助其養　五曰孤弱孤遺無依之費　四曰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則贍賻借貸　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爲之區處稽其出納或聞於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爲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爲之協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　六曰誣枉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救解則爲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　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假貸賓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於約正急

則同約之近者爲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爲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於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之告於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他書及附己意稍增損之以通於今而又爲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

方曰凡預約者月朝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惟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麪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於鄉校設先聖先師之象於北壁下無鄉校則擇一寬閒處先以長少敘拜於東序凡拜尊者跪而俟其俯伏而答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於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略設點心於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爲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阼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位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

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倣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　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爲受禮之節　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直月又引惟尊者不拜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於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直月又引稍尊者長者不拜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於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拜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拜於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堂東南向約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爲序東西相向以北爲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向東上　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於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編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於堂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外道神怪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值月糾而書之至晡乃退

同治五年冬福州正誼書局校刊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葉蘭臺香侍覆校
長樂游　大廉潔卿分校
閩縣饒　新仲鄉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一終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著　受業諸子仝校

讀書日程

人生一日而不讀書與讀書而無法程雖勤惰不同其失則均夫月要歲會百工皆然郎如農勤於耕女勤於織豈不於三時晝夜之間立一定之程哉上古之學者吾不得而知其用功之所至也已其在書日子思曰孜孜詩曰日就月將雖不言其所以然意必亦有一定之程而後奉以從事也後世學者不見古文遂云皐夔稷契何書可讀大言欺人掩其空疏不亦謬乎夫夜以繼日者周公之勤也

不寢忘食者尼父之敏也分治事與窮經者蘇湖之教也
詩書濯其靈腑史籍長其精神文章抒其見識又學者無
窮之樂也慵廢荒經不學牆面玩愒既久歲月坐消縱桑
榆思奮而羲御已馳匪惟余之是憂亦二三子之所羞今
與諸生約日之課者大略有四悉書於策洎乎浹月余考
厥成焉二三子其有意乎潛經史之精英爲太平之黼黻
發程朱之祕鑰成一代之碩儒無怠無荒毋爲耕夫織女
之所竊笑是有厚望焉因條其目如左

經書發明

經書爲理義之淵源其至當不易者固百慮同歸至於隨

人體驗隨時觸發意趣正自不窮所謂一番提起一番新
不妨各家門前各爲景致耳若夫拘文牽義不能仰首一
會心焉味同嚼蠟無所發明則亦程子所歎飯從脅梁過
者已今諸生每日看某經某書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必潛
思玩索身體力行凡有所得卽記於是日課程之內

讀史論斷

讀史有眞性見古人可法可傳處便欣然神往恨不得同
堂也見古人可殺可憎處便怒目切齒恨不得唾面也讀
史有眞識當時事勢是如此如此日如此固當也當時事勢不
如此日必如彼乃得也或設身而處地或略迹而原心異

日眞入品眞經濟正從此中陶冶而出若徒侈陸子之書
廚效義山之獺祭不免於程子玩物喪志之譏也今與諸
生約每日看史某處起至某處止有所發明論斷悉書於
後

作古今文

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俳語優詞修士所恥若原本高厚上
引星辰下濯江漢斯足尚已天人三策東西二銘以及佛
骨表原道諸篇皆有關於治道人心者至於制義一途濬
發自己之性靈闡明聖賢之義蘊且又廷獻之先資也言
之無文行之不遠可無務乎每日所作古文時文其備記

各種雜著

文至於雜組小品微乎微者也一木一卉一事一物其義
幾何卮言日出縱或精工要亦與三年一葉同歸無用乃
若茂叔觀蓮之說萊公野渡之詩人品懷抱悉徵於是何
可廢也況聞見稀奇用垂紀載曠懷高寄隱寓篇章亦學
士胷中蓬蓬勃勃之不可遏者諸生一日之中如或遙情
勝致偶託詩歌其裨於世教者悉以誌於篇

月初一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二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三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四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五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六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七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八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九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十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一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二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三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四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五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六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七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八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九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一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二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三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四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五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六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著雜　則

二十七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八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九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三十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同縣五福朱子讀書法 同縣五福朱子讀書錄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施鑑槃聘侯覆校
閩縣黃鳳翥秋岡分校
閩縣嚴兆麒瑞齋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二終

漳浦蔡衍鎤
萬縣程 豫 仝校
後學 長汀黎致遠
漳浦陳夢林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道體

程子曰有形總是氣無形總是道 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情

性謂之乾○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物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　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只

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
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
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
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
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動以天爲
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
也　問何謂誠何謂道曰自性言之謂之誠自理言之
謂之道其實一也

張子曰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
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由有物榛礙金
鐵有時而腐山岳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卽易壞惟太
虛處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上蔡謝氏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
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和靖尹氏謂呂堅中曰吾道甚平易明白須行到無內外
無思慮方得

朱子曰這道體浩浩無窮　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
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
卽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爲

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　只是一箇道理界破看
以一歲言之有春夏秋冬以乾言之有元亨利貞以一
月言之有晦朔弦望以一日言之有日晝暮夜　問天
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
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
以爲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
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卽理也命卽性也性卽理也是如
此否曰然　性卽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　生
之理謂性　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
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

行之於陸　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
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所感
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
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
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卻不曾說得氣質之
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
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
子之說泯矣因擧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
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擧明
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且如只說箇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卻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帀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個善這個惡卻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卻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　問先生說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清濁偏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某觀之兩種皆似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之為也曰固然性則是命之理而已　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　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靜時然豈得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　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　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蓋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　問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

兄弟上求諸先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說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當然之理此便是道　聖人之道如飢食渴飲　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　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　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理相似曰是間如此卻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脈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閒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閒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　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嘿有動便有靜然又卻只是一個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腳行歸亦是這腳譬如口中之氣噓則爲溫吸則爲寒耳　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慙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卻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卻不會動惟是

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卻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梏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閒斷了　答袁機仲曰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眞實之義而爲四德之地眾善之主也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其所以爲人之理矣　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

勉齋黃氏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
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稟陰陽
剛柔氣質以爲體則具仁義之理以爲性此豈人之所
能强名而五常百行孰有出於仁義之外哉

北溪陳氏曰人得天地之理爲性得天地之氣爲體理與
氣合方成箇心有箇虛靈知覺便是身之所以爲主宰
處然這虛靈知覺有從理而發者有從氣而發者又各
不同也　心有體有用其體應萬事者其用寂然不動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卽所謂性以其
靜者言也用卽所謂情以其動者言也聖賢存養工夫
至到方其靜而未發也全體卓然如鑑之空如衡之平
常定在這裏及其動而應物也大用流行妍媸高下各
因物之自爾而未嘗有絲毫銖兩之差而所謂鑑空衡
平之體亦常自若而未嘗與之俱往也　誠與信相對
論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
是人道誠是以命言師言信是以性言誠是以道言信是以
德言　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
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

或問道也德也仁也三者所處不同潛室陳氏曰道謂事

一事物物當然之理德乃行是道實得於心仁謂本心之德愛之理乃諸德之總會處在一人身上只是一箇物事但一節密一節耳

西山眞氏曰仁義禮智信之性古人謂之五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古人亦謂之五常以性之體而言則曰仁義禮智信以性之用而言則曰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其實則一而已天下豈有性外之理哉收之使入者大本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不收是謂無體不推是謂無用太極之有動靜人心之有寂感一而已矣

靜文清曰理萬古只依舊氣則日新　消息者氣而所以消息者理　造化萬變皆是陰陽做出人事萬變皆是動靜做出　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纖人不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性命合一即學貫天人矣　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　人心即食色之性道　心即天命之性　本然之性理一也氣質之性分殊也　性即理也循天理即率性也　仁義禮智即是性非四者之外別有一理爲性也道只是循此性而行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道也德即是行此道而有得

於心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德也誠卽是性之眞實無妄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誠也命卽是性之所從出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命也忠卽盡是性於心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忠也恕卽推是性於人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恕也然則性者萬理之統宗歟理之名雖有萬殊其實不過一性　性非特具於心者爲是凡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皆是也非特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爲是凡天地萬物之理皆是也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理而性無不在　程子不言太極其論性天道卽太極也廓然而大公者性也物來而順應者情也性者情之體情者性之用此性所以無內外也人人惻然慈良之心卽天地譹然生物之心

胡敬齋曰二氣交運便齊不得故所生物萬有不齊而剛柔善惡邪正古今淸濁治亂盛衰亦萬變不一雖萬變不一然其閒莫不有一定之理聖賢隨其事而以理處之雖萬變交於前而吾之心未嘗不定也

羅整庵曰六經之中言心自帝舜始言性自成湯始舜之四言未嘗及性性固在其中矣至湯始明言之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孔子言之加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

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又曰性相近子思述之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祖之則曰性善凡古聖賢之言性不過如此自告子而下初無灼然之見類皆想像以爲言其言益多其合於聖賢者殊寡卒未有能定於一者及宋程張朱子出始別白而言之孰爲天命之性孰爲氣質之性參之孔孟驗之人情其說於是乎大備矣然一性而兩名雖曰二之則不是而一之又未能也學者之惑終莫之解則紛紛之論至今不絕於天下亦奚怪哉愚嘗窃竊以求之沈潛以體之積以歲年一旦恍然似有以洞見其本末者窃以性命之妙無出理一分殊四字簡而盡約而無所不通初不假於牽合安排自確乎其不可易也蓋人物之生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爲性命之妙也語其一故人皆可以爲堯舜語其殊故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復起其必有取於吾言矣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三終

同邑後學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葉蘭臺香侍覆校
侯官陳爲新咸臣分校
閩縣饒新仲卿分校

羅源陳紹濂
晉江陳正朝　仝校
後學光澤鄒祖頊
漳浦蔡鎏

總論聖賢

程子曰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不尸其功應物而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　凡人有己必用才聖人忘己何才之足言　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剪綵以爲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

然省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　聖人愈自卑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

朱子曰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有此等氣象

魯齋許氏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無作爲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理聖人之能事也　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爲而言者故或不可爲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惟聖人言語萬世無弊雖有爲而言皆可通行無弊

薛文清曰聖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之小心來　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爲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己有之私故不矜　聖賢循天理而天理即仁義禮智之性也小人徇人欲而人欲即耳目口鼻百體嗜好之私也　聖賢立心扶持千萬世之綱常　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

胡敬齋曰聖人與賢人之分只是一箇生與熟閒斷與不閒斷識得如何閒斷從此勉勵不息此是希聖工夫久而聖可至矣

孔子

周子曰道德高厚敎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

孔子乎

顏子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

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　問顏子如

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

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

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

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

勇矣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問顏

子得溫和之氣何故夭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

尼已是多也

曾子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

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

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

道

朱子曰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

其眞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

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疏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　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閒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卻又欠闕

子思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　終是有立腳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　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孟子

五峯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强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係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

朱子曰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　答林擇之曰近略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胡敬齋曰孟子求放心集義養氣內外本末交盡也　孔子以下才莫高於明道莫大於孟子　孟子之高與後世之高不同孟子英氣渾化未盡故有此迹如泰山之高根腳甚大後世之高下無根基無實理空自高大

總論孔顏曾思孟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幷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豈弟孟子儘雄辯　魯衛齊梁

之君不足與有為孔孟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為者也　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為泰山許多水然後為海以此未及孔子　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耶將學孔子耶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閒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顏回在陋巷淡然進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為己任哉　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

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　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

上蔡謝氏曰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汝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閒閒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冤者聲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　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　人之氣稟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

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知微知彰微顯闡幽之微孟子强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覷著非孟子恁地手腳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貌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所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

朱子曰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子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麤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　問顏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涵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爲他元來見識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卻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麤

魯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閒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

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胡敬齋曰顏子最好處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最好處是善端之發便能擴充以至其極今人見好事不肯做故不濟事若因善端之發不肯放過直做到底眞箇難及便是顏孟復生　論德則顏子優於孟子論才只一般顏子之才密孟子之才大　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上理會曰存心養性曰求放心擴充四端之類其曰操曰存曰養曰求曰擴充孟子工夫便在此下手非有孟子天資便無可依據故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博文約禮便有依據持循而心性工夫亦無不盡矣

河洛之教實祖孔子故主敬主一整齊嚴肅整衣冠齊容貌格物窮理益詳益盡學者亦不患無依歸下手處矣

孔孟門人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龜山楊氏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朱子曰曾點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　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　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卻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　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卻如此曰也于他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爲學之要只是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說出那勇的話而今學者聞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閒時所說者　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

吳公言偃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攷其話言類皆簡易疏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一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

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　問孟子侵地而公孫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他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會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侵地提撕警覺尚有多少病痛

西山眞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惟四章合而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

同湘王尚襄參福州府正誼書院重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葉蘭臺香侍覆校
侯官薛加芬蘭綬分校
福州林　鍼左亭分校